

In Search of Eileen Chang

寻找 张爱玲

西岭雪 / 著

心只要选择便注定是错，
爱情的过错与错过。

In Search of Eileen Chang

寻找 张爱玲



西岭雪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寻找张爱玲 / 西岭雪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60-7149-0

I. ①寻…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6783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郑裕敏 刘玮婷 邹蔚昀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朱展韵 @点纸

书籍插图: 罗寒蕾

书 名	寻找张爱玲 Xunzhao Zhang Aili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6.5 6插页
字 数	140,000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壹 / 倾城之恋

是为了对张爱玲的热爱，才会放弃工作分配一个人独自来到异乡为异客。

可是走在上海的街头，我却见不到她。连梦也没有一个。

晚生了数十年，就有那么遗憾。

住在上海想着上海，可是心里的上海和身边的上海却不是同一个。

日思夜想，怎么能见张爱玲一面呢？

贰 / 相见欢

我回过头，看到一个星眉朗目的年轻人由老板陪着走进来，正做指点江山状夸夸其谈。

按说他的样子相当张扬，可是不知为什么，只这一眼，已经让我耳朵发痒脸发烧，心惊肉跳地想：这是谁？这个人是什么人？我可不可以认识他？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他？

刚刚见面，还不待认识已经惦记下一次约会。只有花痴才会这么想，可在那一时那一地，这的确是我心声。

叁 / 对照记

他说：我梦见你，你邀请我来。

我的确邀请过他，可是，也是在梦里。

我们，竟做了同样的梦。然而，却如何把这梦变为现实？

肆 / 第一炉香

常德公寓。乘着老旧的电梯“啞啞”地一级级上去，仿佛一步步靠近天堂。

脚步在房中游走之际，神思也在文字间游走，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感受，哪些是故人的回忆。

依稀有个声音对我说：“爱玲，你妈妈来信，要你寄张照片过去，寄哪张好呢？”

060

伍 怨女

沈曹微笑着对我张开双臂：“欢迎回到 21 世纪。”
世界之大，真也没有什么地方会比他的怀抱更加温暖适意了。
理智是扑翅欲飞的蛾子，在情感的茧里苦苦挣扎，然而我的心是那只茧，还是那只蛾？

076

陆 红玫瑰与白玫瑰

每个女人的心里，都是有着至少两个男人的吧？
一个是她的知心，一个是她的知音。
嫁给了知心，心就是空的，会觉得永远没有回声；嫁给了知音，又变得失声，永远活在不能把握之中。
爱与理想，只要选择，便注定是错的。

092

柒 第二炉香

彼时的张爱玲正值盛名，事业与荣誉如火烹油，鲜花着锦，一个得到上帝眷顾的女子。
只是，不知道盛名与鲜花，是否已经抚平了她童年的伤痕？
而那鲜花掩映的道路尽头，究竟通向幸福抑或灾难？
正犹豫着如何对她预言命中的劫数，却有佣人来报：“胡兰成求见。”

108

捌 半生缘

对相爱的人而言，生与死都是符号，爱与恨才是真谛。
整理外婆遗物时，我看到一张照片，竟是二十多年前外婆和我在上海拍摄的。原来二十多年前，我已经和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124

玖 不了情

我回到二十多年前，没有找到当年的外婆，却在无意中知道了沈曹心目中神秘白衣天使的真面目。
梦里，外婆终于肯同我相见，船上英姿勃发的女子，叫做贺乘龙——这便是曾经与我母亲争夺父亲的情敌了。

136 拾 色·戒

沈曹另结新欢？难怪办公室里每个人见到我都是那么一副怪怪的表情。

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沈曹，他并没有在我身边，反而雪上加霜地使我更立于无援之地。

失业的同时，又遭遇了失恋。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同沈曹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人。

150 拾壹 情场如战场

“今晚别走了好不好？”

“好。”我痛快地答应。

子俊反而愣住，停了一下说：“天晚了，我送你回去吧。我宁可自己后悔，不愿让你后悔。”

162 拾贰 惘然记

我问张爱玲：“你会后悔么？”

“对已经发生的事说后悔？”她反问我。接着自问自答：

“我没有那么愚蠢。”

她的坚持里，有种一意孤行的决绝，是壮烈，也是叛逆。

178 拾叁 多少恨

“我和你妈，决定离婚。”

我亲爱的父母，同甘共苦三十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却还是要分开。

妈妈说：“我同意离婚。我嫁进顾家几十年，已经累了。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已经疲倦了。”

灵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妈妈说灵魂。

192 拾肆 一曲难忘

我站在时间大神的残骸间泪如雨下。

明知道毁灭时间大神，我的爱也就走到了终点，却依然不能停止。

这是最后的华尔兹。当曲终人散，我也就永远与你分开，永不再见。

然而沈曹，我是真的爱你。

206 散戏

明知道毁灭时间大神，
我的爱也就走到了终点，
却依然不能停止。



倾城之恋



壹

是为了对张爱玲的热爱，
才会放弃工作分配一个人
独自来到异乡为异客。

可是走在上海的街头，我
却见不到她。连梦也没有
一个。

晚生了数十年，就有那么
遗憾。

住在上海想着上海，可是
心里的上海和身边的上海
却不是同一个。

日思夜想，怎么能见张爱
玲一面呢？

她的一生虽然沧桑却曾经绚丽而多彩——生于乱世，少年时受尽折磨，忽然上帝将一个女子可以希祈得到的一切美好都堆放在她面前：才华、盛名、财富、甚至爱情，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可是其后又一样样抽走，换来加倍的辛酸苦楚，跌宕流离，当她开至最美最艳的时候，也是她的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于是不得不选择一死以避之——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此。

放下剪报，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是那样的委屈，不能控制。

窗外，细雨如丝，有燕子在雨中急急地飞，苍灰的天空，苍灰的屋脊，苍灰的鸽子背，哦，这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可是距离张爱玲离开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

那是一份 1995 年 9 月的旧报纸，新闻栏里说，一代才女张爱玲于 8 日晨被发现死于洛杉矶的一座公寓里，警方判断，距她去世大约已有六七天的时间……

洛杉矶？怎么会是洛杉矶？她明明是上海的女儿，竟然一个人走在那么遥远的孤独的异乡，谁也没有告诉，便独自决定了要悄悄地结束生命。

噫，生又何欢，死又何惧，她是真的累了，厌倦了，是吗？

我打开窗子，让风吹进来，让雨飘进来，让张爱玲寂寞的游魂飞进来。我想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有多少人爱她，惋惜她，不舍得她，她怎么忍心就这样离开了呢？

记得小时候听外婆说，人死后会将生前所有的路重走一遍，一一拾起前世的脚印，这样才可以重生，转世投胎。

上海留下了张爱玲那么深的回忆那么多的脚印，她总要回来的吧？

当她飞过上海的天空，会看到我，看到这个为了她才来到上海寻梦的姑苏女子吗？

——从十几岁第一次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到二十几岁终于有机会把她所有作品买全，整整爱了她十年，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个追星的时代，每天都有粉丝为了争看偶像打破头，如果说我也有偶像，那就是张爱玲。是为了她，才痴迷于上海的风花雪月，才会对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奉若圣经，才会把阮玲玉的美人照挂满闺房，才会有心无心地开着音响一遍遍放周璇的《夜上海》，才会放弃工作分配一个人独自来到异乡为异客。

可是走在上海的街头，我却见不到她。

连梦也没有一个。

晚生了数十年，就有那么遗憾。

我穿平底鞋，白衬衫，绣花长裙，梳麻花辫，手里恒常一柄十六骨水墨山水的竹纸伞，雨天两只黄鹂鸣翠柳，晴时一行白鹭上青天。





上海看我是异乡客，我看自己是槛外人。

反正已经格格不入，索性做到尽。

子俊笑我住在上海想着上海，可是心里的上海和身边的上海却不是同一个。

我同意。日思夜想，怎样才可以见张爱玲一面呢？

裴子俊是我的男友，一个酷爱旅游不爱动脑的家伙，正职是导游，兴趣是做登山队员。也有人会把他的样子形容成英俊，因为他那一米八的个头在上海很不易见，而且手长腿长，四肢发达，时时喜欢弓起双臂做勇武有力状，这个时代没有老虎给他打是可惜了。

但是我不认为一个男人有八块腹肌就可以算英俊，我心目中的英俊小生是许文强——注意，是电视剧《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而非电影明星周润发。

一个演员塑造了某个角色，并不会因此就变成这个角色；张爱玲写了《倾城之恋》，但我爱的是张爱玲，不是白流苏。这点我分得很清楚。

我对子俊说：“怎么能见张爱玲一面呢？”

他笑：“还说你不是白日做梦？”

这一句是电影《大话西游》里青霞笑紫霞的对白，学几句周星驰已经是我男朋友最高的艺术细胞，书他是绝对不读的。不过好在他虽然不知道八大山人只是一个人的号而不是八人组合，却也知道张爱便是张爱玲的简称。

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也晓得买了最新版的礼品精装本《传奇》

送给我。可是我又忍不住要教训他：“买书是为了看文字的，不管它是印在花纸上还是白纸上，是装在木盒子里还是金盒子里，它的价值都不会改变。”

他挠头：“但是包装得漂亮点不是更好看？漂亮的女博士也比丑的受欢迎。”

你不能不承认，他的话有时也未必没道理。

但我还是要问：“怎么才能亲眼看一眼张爱玲呢？”

他笑：“如果她来上海开个唱，我打破头也替你抢一张前排坐票回来。”

我瞪着他，还是忍不住笑出来。不能怪他调侃，也许我这个想法的确是荒诞了些。五年了，便是张爱玲在天有灵，也早已魂梦两散，抑或转世投生，喝了孟婆汤，过了奈何桥，再也无复前尘记忆了。

唯有我，苦苦地挽着两手旧上海的星痕梦影，走在五十年后的大街小巷里，寻找五十年前的风花雪月。

每每去新华大戏院看电影，遥想数十年前这里首演话剧《倾城之恋》，张爱玲必也是夹于其间，悄悄地丰收着观众的喜悦与赞叹的吧？然而如今匆匆来去的人流中，哪里还可以寻到故人的萍踪？

我叹息：“这一生中我老是错过，念中国美术学院，没赶上林风眠当校长；来上海打工，没赶上张爱玲签名售书。”

“但是你恰好遇上了我，不早也不晚，也算运气了。”子俊嘻嘻笑，又说，“过两天我们就要出发了，你要我带什么礼物给



你？”

这又是子俊一大罪状，送礼物当然是要有惊喜的才好，可是他每次都要认真地先问过我，而我总是盛情难却，只得随口答：“什么都好，风格特别的项链啦手镯啦都行，上次你去昆明给我带的那些竹伞呀绣荷包啦就挺好。”

于是，我的箱子里便有了一整排的各式花伞荷包，足可以开个精品摊。

一根筋的裴子俊哦，硬是看不出其实所有的旅游点上的工艺品都是差不多的，西安可以卖雨花石，南京也可以卖兵马俑，真正与众不同的礼物，根本不是随便上街逛一逛就可以买得来的。

最可气的，是他有一次竟然拿了十几轴造假做旧的国画来向我献宝，说是倾囊购进的白石墨宝。也不想一想，真是齐白石亲笔，一幅已经千金难买，还能让你成批购进？他以为是1949年呢，400大洋可以买170幅。

按说子俊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攀岩潜水都来得，连热气球漂流都玩过，应当见多识广才对，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就好像守在一个密闭的屋子里一梦睡到老一样，完全不懂得思考。

他一生中做过的最大决定，就是在我已经决定与他分手、所有亲友也都劝我无效转而劝他放弃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福至心灵，辞去工作独自跑来了上海，而且一言不发地潜伏着，直到找到工作和住处后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穿着冲锋衣背着登山包，一副要出征打仗的样子。

那时我已经在上海独自打拼了半年，钱已经用完了，朋友却还没交到，正是最孤独彷徨的时候。这个排外的城市里，我和子

俊不仅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且他乡遇故知，于是重归于好。一转眼已经五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春节我们会一起回家去禀报二老，把手续办了。

可是，真的要嫁给他吗？就像一滴墨落到宣纸上，从此决定了纸的命运？

如果是山水画，是青山秀水还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如果是花鸟画，是百鸟朝凤还是日之夕矣鸡栖于埭？如果是人物画，是工笔仕女还是泼墨李逵？

——怕只怕，连李逵也做不好，直弄个李鬼出来，到那时，才叫日之夕矣悔之晚矣！

“出门的东西收拾好了吗？”我叹息，尽自己为人女友的本分，“要不要我去你处帮你整理箱子？”

“不用。你去了，我还要送你回来，来来去去地多麻烦。”子俊说，“除非你答应晚上待在我那里不回来。”

我睨他一眼，不说话。

子俊有些讪讪地，自动转移话题：“你只要做到一点就行了……”他望着我，很认真地又是很孩子气地许愿，“你要每天在睡前说三遍：我想念裴子俊，我想立刻看到他。那样我就会很快回来。”

我“哧”地一笑：“我想见张爱玲。说了千百遍不止，也没见她来过。”

然后我们还是一起出门去为子俊挑选随行用品。

其实子俊出门是家常便饭，一概折叠旅行包迷你牙具包应有



尽有，但是他每次远行，我还是忍不住要陪他添置点什么小物件，仿佛不如此便不能心安理得似的。

走在超市里，子俊感慨地说：“你知道我最羡慕什么？看那些小夫妻一人一手推着车子在货架中间走来走去，挑一包方便面也要研究半天哪个牌子最可口，买瓶酱油也比来比去哪种价格最便宜。真是人生最大乐事。哪像我们，每次来超市都像打仗似的，想好了买什么才进来，进来了就直奔目的地，拿了便走。一点过



日子的情味都没有。”

“你这是变相骂我没人味儿？”我斜睨他，“难道现在不是在过日子？”

“各过各的日子。”子俊抱怨，“锦盒，与其交两份房租置两份家当，每天跑来跑去的，为什么不干脆……”

“也不过是省点走来走去的的士费罢了。”我打断他，“趁还付得起，及时付出，将来你想找个走来走去的理由还嫌矫情呢。”

子俊叹息，一声接一声，但是毕竟不再坚持。

类似的对话，每隔一段日子就会重复一两次。有时我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太过离奇叛俗，算不算不正常？

但是要我接受暧昧的同居，宁可结婚。

说我保守也好，老土也好，我始终认为，能够同居，就能够结婚。然则，又何必背上个不名誉的未婚先嫁呢？

难得子俊等我十年，一直纵容我，忍让我。

其实私下里不是没想过，不如就这样结婚了也罢，十年都这样子迁延过去，人生也不过是数个十年而已，一段婚姻里有两个人，至少一个人是心满意足的已经成功了一半，至于那不大情愿的另一半，天长日久，总也会习惯成自然，终于接受下来的吧？

路过读书区，看到最新包装的《华丽缘》，虽然所有的故事都已耳熟能详，还是忍不住要取在手中翻了又翻。在一场偶然相逢的戏台下，张爱玲苦笑着感慨这一段人生的华丽缘：

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
没有长度，宽度和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





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这便是她对于那个时代的最真切的感觉了吧？文章写于1947年4月，历史的动荡之期，她远行温州去寻夫。身份尴尬，前途渺茫，在一大群穿着灰蓝袍子只有地位没有个性的“人民”中间，在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画面里，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却因为没有地位，而越发显得突兀，于是惟有逃离，“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当年她与胡兰成步行去美丽园，走在风声鹤唳的延安路上，她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她对上海的爱，是真挚的，发自肺腑的。她曾写过《到底是上海人》那样家常清新的文字，说过对于上海，她是不等离开就要想家的。然而最终，她却决绝地离去，走了那么远那么远，直至无声地消逝在异乡。这样孤绝的远行之后，她的灵魂，还会肯回来吗？

子俊说：“喜欢，就买好了。十几块钱，至于站这半天吗？”

轮到我叹息，爱不释手并不等于渴望拥有。就算买了，下次我在书店看到这本书还是会停下脚步的。让我流连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情结。然而这里面的区别，子俊不会懂。

我再叹一声，将书插回书架去，转身间，碰落一本厚壳摄影集，落在地上，翻开的书页是一幅跨页风景，橙黄的天空，绿色的海面，海上有点点红帆——这是一幅关于色彩的展览，然而转瞬即逝的